

M1003

紫羅蘭姑娘

衣修午德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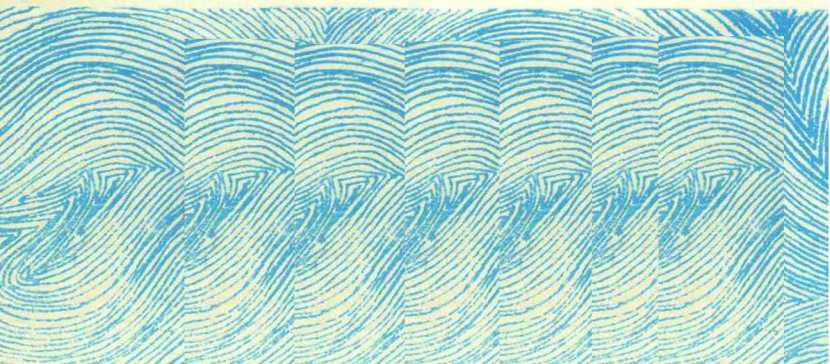


萬年青年書廊

M1003

紫羅蘭姑娘

衣修午德著



出版者：萬年青書廊

台北市 58487 信箱

總代理：環宇出版社

臺北市58487信箱 電話：771827

郵政劃撥 14714 環宇書局 帳戶

門市部：臺北市成都路1號

中國書城 ①號臺位

內政部出版登記證內版台業字 1323 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萬年青書廊M1003

紫羅蘭姑娘

著者：衣修午德

定價：NT \$ 16元

HK \$ ~~4元~~

US \$ 1元

給雷奈・白朗・路斯 (René Blanc-Roos)

165 MAYBERY ROAD.
SANTA MONICA. CAL.

April 29.

Dear Mr.

I was delighted to get your letter and to hear that you have translated my 'Prater Violet' into Chinese. If the translation is as good as your introduction then I could wish for nothing better

am only sorry for one thing — the version printed in Harper's Bazaar is somewhat abbreviated. Never mind — all the essential

passages are there.

It gives me even greater pleasure to hear that you found our book on China interesting. I wish we had had more time to do justice to the subject. I love your country and its art and philosophy — very much, and I hope some day to return. If I do, perhaps we shall meet.

With best wishes and many thanks —

yours very sincerely

Christopher Isherwood

關於衣修午德

克里思多阜·衣修午德，生於一九〇五年，向與W·H·奧登（Auden）齊名，曾與之合作詩劇三種。一九三〇年代英國詩人一般人公認奧登爲代表，衣修午德則是小說家中第一人，雖然所著小說迄一九三九年爲止共僅只有四種而已。其中以柏林爲背景的兩種，「諾里士先生的轉變（Mr. Norris Changes Trains）」和「告別柏林」（Good-bye to Berlin），反納粹而俱藝術價值，早成名著，一九三八年與奧登同來中國，合著成一書「到一個戰爭的旅行」（Journey to a War）。後不久，即相偕轉往美國，衣修午德在好萊塢一邊給影片公司寫劇本，一邊找印度大印組吠檀多地，靜坐默想，做工夫，六年未再有著作行世。一九四七年十月「紫羅蘭姑娘」出版，相當轟動，初版十日即售罄，不少批評家譽爲一九四七年甚或四〇年代出版的第一本好小說。

「衣修午德先生嗎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「克里思多阜·衣修午德先生嗎？」

「那就是我。」

「你知道，我們從昨天下午起就一直想法子跟你接頭呢。」電線那一頭的說話聲音帶一點埋怨的語氣。

「我出門了。」

「你出門了？」（不全然相信。）

「不錯。」

『噢：我知道了……』（停一下，想想，隨即突然猜疑了起來。）『那可怪了，真是……你的號頭總是不空，自始至終。』

『你是誰？』我問，我的語氣微露了棱角。

『帝國獬犬。』

『什麼？』

『帝國獬犬影片公司。我是替恰茲沃斯先生說話……且說，一九三〇年什麼時候你在黑潭待過嗎？』

『一定是弄錯了……』我準備給他掛斷了，『我生平沒有去過黑潭。』

『好極了！』說話人發出一聲輕鬆的辦公事的小笑。『那末，你從沒有見過一齣叫『紫羅蘭姑娘』的小戲？』

●按字直譯應爲『普萊台紫羅蘭』。普萊台 (Prater) 有『草地』意，爲維也納市區一地名。該地

傳爲昔日君王游獵之所，今則雜耍場櫺比，咖啡店林立，略似北平夏日之什刹海。

「從沒有。可是那有什麼關係呢，跟……？」

「那齣戲演了三夜就收台了。可是恰茲沃斯先生喜歡那裏面的音樂，他以為我們可以採用其中大部份的情曲……你的代理人說你完全熟悉維也納。」

「維也納？我只到那裏去過一次。停了一星期。」

「只一星期？」說話人的聲音變得悻悻然了。「那不可能吧，當然我們據說你曾經在那裏住過啊。」

「他一定是說了柏林。」

「噢，柏林？那着實就是一類的場面呀，可不是？恰茲沃斯先生要一位跟歐洲有一點接觸的。我聽說是你會說德國話？那就方便。我們從維也納把弗萊德立希·柏格曼找來了導演。」

「噢。」

「弗萊德立希·柏格曼，你知道。」

「從沒有聽說過他。」

那才怪了。他在柏林工作過一陣子，也曾經。你不曾在電影公司待過嗎，在那邊？

「我什麼地方都沒有待過電影公司。」

「你沒有？」一時間，說話人聽得出來的喪氣了。然後又高興起來：「噢，也罷……恰茲次斯先生會認為沒有關係的，我猜想。他常用毫無經驗的作家。如果我是你的話，我不會去顧慮……」

「聽我說，」我打斷他，「你怎樣會以為我有一丁點兒的意思要接受這一樁差事呢？」

「噢，唔，你看，衣修午德先生，我怕這不在我的部分內……」說話人講得很快了，聲音變得微弱了一點。『自然卡次先生會跟你的代理人商量一切。我想我們靠得住會成約的。我一定跟你保持接觸。再見……』

「我說……等一下……」

他已經離線了。我把電話攪了一會兒，傻傻的，微帶了憤慨。我隨即檢起電話簿，找到了帝國獼犬的號碼，撥了第一個字，停下了。我走過去到餐廳的門口。我的母親和我的弟弟理查還坐在那裏吃早點。我就靠門裏邊一點站住了，點一支烟捲，不看他們，漫不經意。

「剛才才是史梯分嗎？」母親問了。我需要起線索來，她照例知道。

「不是。」我噴出一些烟，對着壁爐架上的座鐘皺眉頭。「只是些電影界裏人。」

「電影界裏人！」理查拍嗝一聲放下了杯子。「噢，克里思多阜多叫人興奮！」

這使我把眉頭皺得更厲害了。

適度的停了一下，母親才問，極端的圓通：「他們要你寫什麼嗎？」

「顯然如此。」我咕囁着，厭煩得簡直不想說話。

「噢，克里思多阜，這聽來多叫人高興得直跳！片子是要講什麼的？或者你一定要不

告訴我們嗎？」

「我沒有問。」

「噢，我知道。……你預備什麼時候動手呢？」

「我不預備。我謝絕了。」

「你謝絕了？噢……多可惜！」

「唔，差不多如此……」

「爲什麼他們不肯多出錢給你嗎？」

「我們沒有談錢，」我告訴理查，微帶了一點責備的意味

「當然你不會的。你的代理人才去辦這一套，可不是他會知道把他們擠出了最後的一滴子油水。你要討多少呢？」

「我已經告訴過你了，我拒絕幹它。」

又停了一下。然後我的母親說，用了她最小心的閒談式的態度：「實在的，時下的影片似乎愈來愈蠢了。無怪乎他們說不動任何好作家來給他們工作，不管他們肯出多少錢。」

我不回答。我覺得我的眉頭鬆開了一點。

「我猜他們一會兒就會再來給你打電話了，」理查說，抱了希望。

「他們怎麼會呢？」

「你看，他們一定非常的需要你，要不然他們不會這麼大清早就打電話了。而且，電影界裏人從不肯聽人家回答一個「不」字，可不是嗎？」

「我敢說他們早已在試探他們名單上的下一個名字了。」我打哈欠，頗不令人信服的。「啊，對了，我看我還是去跟第十一章拚命吧。」

「我真佩服你處什麼事都如此泰然自若，」理查說，全無譏刺的意味，一如往常的使他的話聽起來簡直像索福克利士的詩句。「要是我呢，我知道我會興奮得成天寫不出一個字了。」

7
我含糊的說了『回頭見，』又打了哈欠，伸一下懶腰，開始轉到門口去，因為自己的不大願意而止住了，弄得面對着食器櫃。我開始捏弄起匙子抽屜的鑰匙來，鎖鎖，開開鎖

鎖。然後我醒醒鼻子。

『再喝了一杯茶走吧？』母親又問，微微帶笑的看了我這種表演。

不回答，我就桌邊我自己的椅子坐下了。晨報還擱在我半小時以前所拋的地方，纏了，軟癟了，彷彿被抽血一般的抽空了消息。德國的退出國際聯盟還是大家愛談的話題。一位專家預言次年什麼時候會有一個防止希特勒的戰爭，那時候馬其諾線就要堅不可破了，戈培爾告訴德國人民說十一月十二日的投票一定會非『是』即『是』。肯塔基的路比·拉封州長把上校的官階給了梅惠絲。

『伊迪絲表妹的牙醫，』母親說，一邊把茶杯遞給我，『似乎深信不疑希特勒就要侵略奧國了。』

『噢，真的？』我喝了一大口茶，坐回去，突然覺得興致很好了：『唔，牙科自然有我們平常人得不到的消息的來源，可是我得說，我無知得完全看不出怎麼——』

我說開了。我的母親重新給理查和她自己倒上茶。他們交換了牛奶和糖，含笑的帶

了一副演啞劇的樣子，舒舒服服的向椅子裏靠回去，就像人家在飲食店裏聽見樂隊奏起了一支誰都記熟了的曲子。

不出十分鐘，我已經提出而打下了牙醫可能會拿出的論據，還有許多他不會想到的。我用了一大堆我最愛用的字眼：Gaulertei ①團結，démarche ②辯證，Gleichschaltung ③滲入，Anschluss ④現實主義，tranche ⑤幹部。然後，停下來又點了一枝烟捲，透了一口氣，我開始不太簡略的鈎畫了慕尼黑發難以來的國社主義的歷史。

電話鈴響了。

『多討厭！』理查說，溫文有禮。『這個蠢東西，不早不晚，總挑你講點有趣的事情給我們聽的時候，就來打岔。我們不回它得了。他們一會兒就會等厭的。』

我已經跳起來，險些兒擠倒了椅子，早走到了門廳裏，直抓起話機。

『喂……』我喘着氣。

① 德文：納粹州長。

② 法文：轉向。

③ 德文：劃一。

④ 德文：德奧合併。

⑤ 法文：面盾。

沒有回答。可是我聽得見那一頭聽筒拿開了：遠遠的人語聲，似乎在激烈的爭論中，襯托了一片無線電音樂。

「喂？」我重複一遍。

人語聲移遠了一點。

「喂！」我嚷了。

也許他們聽見了我。講話和音樂的聲音突然切開了，彷彿一隻手掩上了口機。

「你們全給我下地獄去，」我對他們說。

口機敞開了一會兒，剛夠我聽見一個男子的聲音，帶了重濁的外國腔調，說，「這一切都蠢不堪言。」

「喂！」我嚷着，「喂喂喂喂！」

「等着，」那個外國聲音說，很簡短，彷彿對一個糾纏的小孩子講話。

「我就不能等！」我對他叫喊。這就顯得很傻，我不由得笑起來了。